吳郡志/卷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 ◄

吳郡志
卷三十一

► 卷三十二

宮觀

在城仙佛之字，皆中興重建。或謂天慶觀門廊、三清殿、能仁、報恩大殿，比舊加壯云。

天慶觀，在長洲縣西南，即唐開元觀也。兵火前，棟宇最為宏麗。紹興十六年，郡守王喚重作兩廊。畫靈寶度人經變相，召畫史工山林、人物、樓櫓、花木各專一技者，分任其事，極其工致。淳熙六年，聖祖殿火。提刑趙伯驌攝郡，重建三清殿。淳熙三年，郡守陳峴建。初，道士募緣，御前亦有所賜，始克成就。八年，至尊壽皇聖帝賜御書「金闕寥陽寶殿」六字為殿額。

【伯驌《跋》語：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清殿，乃親禦翰墨，書「金闕寥陽寶殿」六大字以揭之。雲藻昭回，龍鳳翔翥，萬目聳瞻，威顏咫尺，猗歟盛哉。臣觀唐文皇書畫，居鍾、王表。凡形篇詠，賜臣工，載在汗簡，侈為美譚。然於明道闡教，為生民福者，未始有聞。恭惟皇帝陛下，天縱多能，遊藝八法，復出神所，奚唐足云。矧方玩意昭曠，儲神穆清。觀道妙於化原，躋斯民於壽域，固非下民所能測窺其萬分。第自今仰觀勾吳之墟，奎壁垂光，王氣所鍾。奔走百神，撝訶護持，岡敢或後，當與天無極云。郡守趙伯驌恭題。】

郡人龔頤正作《上梁文》以進，壽皇嘉焉。

【在昔吳都，於今漢輔。誕惟仙聖之宅，有嚴壯麗之區。與日月以蔽虧，式表中天之華闕；師雲霓而來禦，薦為上帝之高居。慶基嶽峙以當陽，琳宇星羅而拱極。南端洞達，正殿穹崇。維時三境之常尊，軿集九光之法駕。螭蟠萬礎，遺址故存。翬飛百楹，群目未睹。方重熙累洽之運，正遠至邇安之時。曾是殊庭，莫還舊觀。其何以佇揚遊於腫向，甄靈貺於幅員。皇上瞪言，不吝有司之費。壽宮申祝，宣儲二聖之休。守臣承睿誌以致虔，上士不崇朝而樂施。至人示化，高道勤心。占營室於瑤光，萃梓材於荊楚。莫不霞舒引墨，雷動揮斤。是度而是宜，不震而不竦。瓊簷繡拱，倏若化成。金玉階，殆非人境。佇卜綺曠朝暾之采，想觚棱宿非煙之祥。仰規太紫之圓方，俯盡鬼神之情狀。下鏘鳴之玉珥，知足稱於降臨，睨帖妥之瑤壇，庶永蕃於祠奉。考其經始，曾不淹辰。斯舉應龍之修梁，可後巨鰲之竊忭。敢伸善頌，以佐歡搖。拋梁東滄海，微茫一望中。陽穀扶桑朝玉殿，鬱然和氣禦靈風。拋梁西震澤，重湖玉浪低。風雨調和時節好，不煩香火詠朝隮。拋梁南隻尺，神都漢輔三。丙位有星長燦爛，兩宮天壽與之參。拋梁北金榜，雲房新表出。一念通神本聖功，八荒有道開皇極拋梁上風馬，雲車來有象。上元八景是天宮，萬歲千秋輸景貺。拋梁下日夕，曾壇隆報謝。昭垂乾象報豐年，開闊坤珍資道化。伏願上梁之後，慈闈康壽，宸扆尊隆。德教並恢於彤管，仁恩長琳於青宮。國悚無撓，王臣盡忠。逞圉永消於兵革，民編〔編民〕益劭於耕農。千里絕紮瘥之整，四民均亭毒之工。協氣旁薄，而扶與下九鳳五龍於平世；高靈偃蹇，而姣服肅幹乘萬騎於浮空。來〔永〕祐太平之極治，普臻希靜之真風。　皮日休《傷開元顧道士》：協晨宮上啟金扉，詔使先生坐蛻歸。鶴有一聲應是哭，丹無餘粒恐潛飛。煙淒玉笥封雲篆，月滲琪花葬羽衣。腸斷雷平舊遊處，五芝無影草微微。】

觀中有金寶牌，真宗所賜，永鎮於地者。兵火獨全，六朝舊物也。殿後通神庵，淳熙八年，左街道藤李若濟奉命建。庵額三字，亦御書。先是有何道人者，自紹興初，往來提舉司，或觀前真武堂草積中。披髮顛狂，以蓑衣蔽形，故號蓑衣道人。寒暑不避，不與人親。或云時有一語，中人災福。兩朝間遣使降香，問其安否。然庵則未始遷也。

澄虛觀，在永定寺西。

崇真宮，在能仁寺西。宣和中，為神霄宮，毀於兵。門有青石橋扶欄，雕刻之工，細如絲髮，為吳中橋欄之最。

修和觀，在盤門外五里，舊太和宮。政和中，改賜今名。紹興閒，道士朱至仁復建。

【王禹偁撰《新修太和宮記》：夫大道無名，強其名而彰用。至敬〔教〕無類，聚其類而誘人。得之者同出而異名，失之者賤彼而貴我。白昔皂綱既紊，世教多門。雖分之而有三，亦統之而為一。蓋應機以設，殊塗而歸者矣。矧夫伯陽之道，宣父所師。尚清淨以化民，體希夷而應物。用之理國，則絕聖棄智，追軒、昊之淳風；以之修身，則抱樸含章，異巢、由之素隱。無欲觀妙，有感則通。邈薩遠哉，不叮得而言矣。蘇州太和宮者，唐畢誠之別業也。誠之子師顏，及其於宗逸，避巢寇之亂，徙而家焉。先是道士戴省甄者，長洲人也。幼喪其父，隨母歸於畢氏。宗逸無子，戴實嗣焉。與兄子玄，棄俗人道。淮南〔海〕王之有國也，五世其昌。三教具舉。顧毗陵之敵，建吳門之巨屏。利用禦寇，匪親不居。節度使錢公文奉，茅土是分。緇黃尤盛，乃以子玄主開元觀，省甄處洞玄宮尋屬。兄也云亡，委茲棣尊。母兮不造，傷彼棘心。且念出破琴之家，繼臥甕之後。林烏返哺以無及，桑蟲受食而有懷。思舍田園，肇興寶宇。爰以己巳歲，申牒而請命焉。則神德啟運之九年，開寶紀號之二祀也。錢氏賜額門「太和」，乃與弟子吳玄芝七而建焉。於是翦蓁蕪以樹垣墉，浚汙潦而閉池沼。伐彼良木，鳩於梓人。係日以僦功，隨方以募眾。亦既無怠，斯焉告成。倬彼仙鄉，忽如神化。則有上清之殿，事天尊包。北極之堂，列仙官也。星壇三級，侈祠汜也。霜鍾萬鈞，警昏旭也。繪事盡妙，睥容有儀。芝蓋雲駢，婉〔宛〕若瑤池之會，冰膚雪態，依然姑射之人。其或民罹剖瘥，歲有水旱。則必禱三官而讓謝，修七齋之威儀。霜清步虛，露冷真鏌，章瞧具矣。福佑隨之，實天神之攸憑，生民之所怙也。爾乃就水以治檻，因高而創亭。奇花移茂苑之春，怪石減洞庭之翠。夏筍錦折，秋荷蓋圓。纖埃不生，眾卉是茂。漁人誤入，應謂桃源。海客遐瞻，更迷蓬島。姑蘇勝概，此賓盡之。暨聖上承乾，許王人覲，隨同籍而放貢，已在提封；考碑篆以無文，曷虞陵谷。禹偁字人多暇，訪道於茲。爰述斯文，用垂來裔。振弦歌而化俗，尚愧於遊；乘風雲而上天，焉加老氏。謹為銘曰：蘇台南址，震澤東埃。其誰後之？畢公之裏。其誰嗣之？戴氏之子。棄茲浮世，依彼玄門。乃興宮宇，肇自田園。厥功既輯，其教彌尊。它山末勒，秘宇空存。敢書事跡，貽于後昆。　　《春晚遊太和宮》詩：數里新萍夾岸莎，春來乘興宿煙蘿。隨風蝴蝶顛狂甚，當路花枝採折多。絳節參差抽苦筍，翠鈿狼藉撒圓荷。湖山漏眼不休去，空羨漁翁雨一蓑。】

靈祐觀，在洞庭山林屋洞傍。舊名神景宮，府乾符二年建。內有林屋洞，洞中景物，具《祥符圖經》。本朝天禧五年，詔郡守康孝基重造。

【皮日休《曉次神景宮》：夜半幽夢中，扁舟似鳧躍。曉來到何許？俄倚包山腳。三百六十丈，攢空利如削。遐瞻但徙倚，欲上先矍鑠。濃露濕莎裳，淺泉漸草屨。行行未一里，節境轉寂寞。靜徑侵沉寥，仙扉傍岩專。松聲正清絕，海日方照灼。欻臨幽墟天，

萬想皆擺落。壇靈有芝菌，殿聖無鳥雀。瓊幃白回旋，錦旌空燦錯。鼎氣為龍虎，香煙混丹膜。凝看出嶺雲，默聽語時鶴。綠書不可注，雲笈應無鑰。晴來烏思佳，崦裏花光弱。天籟如擊琴，泉聲似樅鐸。清齋洞前院，敢負玄科約。空中悉羽章，池上皆靈藥。金醴可酣暢，玉鼓堪咀嚼。存心眼燕胎，叩齒漬龍躍。福地七十二，茲焉堪永托。在獸乏虎軀，於蟲不毒蓋。嘗聞擇骨綠，仙誌非可作。綠腸既未髓，青肝復紫絡。伊餘乏此相，天與形貌惡。每嗟原憲瘽，常苦齊侯瘧。終然合委頓，剛亦慕寥廓。三茅亦常往，竟與珪組薄。欲問包山神，來賒少岩壑。　陸龜蒙：曉帆逗琦岸，高步入神景。灑灑襟袖清，如臨蕊珠屏。雖然群勁息，此地常寂靜。翠澗行寒鏘，碧花無定影。憑軒羽人傲，夾戶天獸猛。稽首朝元君，褰衣就虛省。研空雪牙利，漱水石齒冷。香母末垂嬰，芝田不論頃。遙通河漢口，近撫松桂頂。飯薦七白蔬，杯釃九光杏。人間附塵躅，固陋真鉗頸。肯信撲鱉傾，猶疑夏蟲永。玄津蕩瓊壟，紫汞啼〔滴〕會鼎。盡山冰霜書，期君一披省。　皮日休《三宿神景宮》：古觀岑且寂，幽人情自恰。一來包山下，三宿湖之湄。況此深夏夕，不逢清月姿。玉泉浣衣後，金殿添香時。客省高且敞，客床蟠復奇。石忱冷入腦，筍席寒侵肌。氣清寐不著，起坐臨階墀。松陰忽微照，獨見螢火芝。素鶴警微露，白蓮明暗池。窗欞帶乳蘚，壁縫含雲薤。聞磬走魍魎，見燭奔羈雌。沆瀣欲滴瀝，芭蕉未離披。五更山蟬響，皆發如吹篪。杉風忽然起，瓢破步虛詞。道客巾異樣，上清朝禮儀。明發作此事，豈復甘趨馳。　陸龜蒙：靈蹤未遍尋，不覺溪色暝。回頭問棲所，稍下杉蘿徑。岩居更幽絕，澗戶相隱映。過此即神宮，虛堂愜雲性。四軒盡疏達，一榻何清零。仿佛聞玉笙，敲鏗動涼磬。風凝古鬆粒，露壓修荷柄。萬籟既無聲，澄明但心聽。希微辨真語，若授靈皂命。尺宅按來平，華地〔池〕漱餘淨。頻窺宿羽麗。三吸晨霞盛。豈獨冷衣襟，便堪遺造請。徒探物外趣，未脫塵中病。舉手謝靈峰，倘徉事歸艇。】

上真宮，在洞庭山上。舊上真觀，梁大同四年置。

【元豐中，陳於撰《上真宮記》：蘇州之南四十里，有湖曰太湖。即古震澤也。又西二十里，有山曰洞庭，即古包山也。山蹲太湖心，而形勢薛，氣象聳秀。非人世所宜奄據，而傳者皆以為神明多宮乎此。蓋山之中，有林屋幽墟之天，即洞天之第九也。又有毛仙公之壇，即福地之四十三也。又山之西，縹渺峰之南，北際湖之陽，即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。大同四年，隱士捐宅以資道，而奏可其為宮，即今之壽聖上真宮也。山與塵土隔，而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，人亦信其為神仙之別隱也。崇岡伏嶺，雲煙之所封而不散；邃岩麗穀，泉瀑之所漱而不枯。舒焉而明，莫知其為晝；慘焉而晦，莫辨其為夜。蓋山間之朝昏也。芳林茂草，虎狼之所留，而霜雪不能凋；岫花野實，禽猶之所勝，而人力不

能攘。金石之潤，不以暑而焦；松桂之青，不以寒而改。蓋山問之四時也。累朝昏以為月，而不眩其速；積四時以為歲，而不見其久。幽人已往，而遁者誰肥？荒區相仍，而來者誰繼？此其年曆愈滋，而遺緒易替也。天聖八年，州愴其如此。乃於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之。山林之居，其朋以木石，其遊以鹿豕。而間焉不蹊，則蘗蔓荒我室，荊棘蕪我路矣，況綿久哉。紹無至，即誅穢以治廬。非特肅神位而已，又以晏內處也。封七以崇墉，非特限坌莽而已，又以威外侮也。宮室既合，神明既容。山蔬圃茹，足以食終日。道術禮醮，足以化眾人。訖至和改元，紹先亡。令未超政代之，即其嗣世。超政又能謹勵其守，而光明其傳。以齋戒攝心之逸，不以夷險動也。以針藥救人之急，不以貧富辭也。舉包山之民，無遠近，無少大，皆名其為先生也。蓋昔之所已廢，至二人而備。昔之所不足，至二人而備。使數百年之蹤，粲然復在者。豈非人之難（所）能歟！余因為之說曰：沖虛以生白，體靜以生明。而杳焉其太無者，道之真也。以心君神，以神王氣。而休焉其無情者，道之用也。與物非構而仁之，以其不忍。與我非嬰而應之，以其無對。由是而精之則神也，由是而神之則仙也。術傳於秘，不傳於露。用欲其晦，不欲其彰。全真於太陽，所以不輕其升天。養形於太陰，所以不疑其夜解。蓋德之陰，以與天地合。即將以相天地，而焉為天地所相。行之密以與鬼神通，即將以役鬼神，而焉為鬼神所役。出入其獨，俯仰不齊。此古之所謂至人，而寂寥千百年間，無一人也。使吾道之不明於天下者，為智者不知於此，而愚者不能用也。使吾道之不行於天下者，為信者不篤乎此，而欺者好行詐也。今之名山，有如洞庭者固多矣。其能奮振吾道，以興壞濟物，有如二人者，亦可謂難見也。余所以樂為記其大略，而又為之說如此。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於撰。　皮日休：徑盤在山肋，繚繞窮丟端。摘菌杖頭紫，緣崖屐齒刊。半門列仁真，洞宮知造難。雙戶啟真景，齋心方可觀。天鈞鳴響亮，天祿行蹣跚。琪樹夾一徑，萬條昔琅玕。兩松峙庭際，怪狀籲可歎。大蟥騰共結，修蛇飛相盤。皮膚坼甲冑，枝節擒狽狂。罅處似天裂，朽巾如井罜。襹褷風彈疣，跁跔地力疹。［音攤。］根亡露鉗釱，空中狂波瀾。合時若蒼莽，闊處如不轅。儼對無霸陣，靜問嚴陵灘。靈飛一以護，山都焉敢幹。兩廊挈寂曆，中殿高瓚阮。靜架九色節，閑懸十絕幡。微風時一吹，百寶清闌珊。昔有葉道士，位當升靈官。欲箋紫微誌，唯食虹景丹。既逐隱龍去，道風猶〔由〕此殘。猶聞絳目草，往往生空壇。羽客兩三人，石上潭泥丸。謂我或龍胄，粲然與之歡。衣巾紫華冷，食次白芝寒。自覺有真氣，恐隨風力搏。明朝若更住，必擬隳儒冠。　陸龜蒙：嘗問升二清，真有上巾下。官居乘佩服，一一自相亞。霄裙或霞粲，侍女忽玉乇。坐進金碧腴，去馳颼斂駕。今來上真觀，恍若心靈訝。隻恐暫神遊，又疑新羽化。風餘撼朱草，雲破生瑤榭。望極覺波平，行虛信煙藉。閃開飛龜帙，靜倚宿鳳架。俗狀既能遺，塵冠聊以卸。人間方大火，此境無朱夏。鬆蓋蔭日車，泉紳施天罅。窮幽不知倦，復息芝園舍。鏘佩引涼姿，焚香祀遙夜。無情走聲利，有誌依閑暇。何處

好迎僧，希將石樓借。】

希夷觀，在靈巖山下。

【紹興十三年四月，太傅、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、充醴泉觀使、咸安郡王韓世忠，用私錢於平江府靈岩山下修蓋道觀。計屋五十餘間，乞以希夷為額，詔特從之。】

府郭寺

能仁禪寺，在長洲縣西北二里，即梁重玄寺，入國朝為承天寺。庭列怪石，俗傳錢王立。前有二上山，中有銅無量壽佛像，高丈餘。宣和中，禁寺觀、橋梁名字以「天聖皇王」等八字，改今額。

【韋應物《登重玄寺閣》：時暇陟雲構，晨霄澄景光。始見吳都大，十里鬱蒼蒼。山川表明麗，湖海吞大荒。合遝臻水陸，駢閱會四方。俗繁節又喧，雨順物亦康。禽魚各翔泳，草木遍芬芳。於茲省忙俗，一用勸農桑。誠知虎符忝，但恨歸路長。　孫覿《能仁寺重鑄鍾銘》：太平興國之初，平江節度使孫承祐，鑄大銅貯騰能仁寺，為樓三成居之。後百五十年，當建炎庚戌，盜入平江，能仁大火一夕燼。又四年，紹興癸丑，寺僧行和者，募眾力，更鑄鍾成，為銅萬三千斤。晉陵孫覿為之銘曰：法音無礙，遍滿大千。際天軼海，無量無邊。眾生執迷，馳走空聚。聽蟻為牛，夢舂作鼓。矯亂顛倒，妄認前塵。色聲交騖，不守其真。粵有大十，修三摩地。出大音聲，而作佛事。燧木革金，以燔以熔。鑄此東序，千石之鍾。蛇以目聞，豬以足聽。水鳥風林，更相和應。除聾破瞶，一擊而通。八方上下，地獄天宮。一切滿中，十類四相。凡厥聲聞，俱證無上。】

永定寺，在吳縣西南，前梁所置。

【韋應物《遊永定寺北池僧舍》：密竹行已遠，子規啼更深。綠池芳草氣，閉齋春樹陰。晴蝶飄蘭徑，遊蜂繞花心。不遇君攜手，誰復此幽尋。　《寓居精舍》：政拙忻罷守，閑居初理生。家貧何由往，蘿想在京城。野寺霜露月，農興旅情。聊租二頃田，方課子弟耕。眼暗文字廢，身閑道心清。即與人群遠，豈謂是非嬰。　《寧水定寺喜辟疆夜至》：子有新歲慶，獨此若寒歸。夜叩竹林寺，山行雪滿衣。深爐正燃火，空齋共掩扉。還將一樽對，無言百事違。】

朱明尼寺，在吳縣西北。東晉時，邑人朱明舍宅為寺。舊傳：朱明富而孝友，其弟聽婦言，壞宅欲避兄離居。明以金穀盡與弟，唯留空室。一夕大風雨，悉飄財寶還明宅。弟與其婦愧而自縊，明乃舍宅為寺。

【楊備《朱明寺》：不悌爭分不義財，舊居金碧照樓台。何緣半夜狂風雨，暗裏卻飛錢帛來。】

廣化寺，在長洲縣（學）西一十步。梁乾元三年，諸葛氏舍宅為之。名崇吳憚院。本朝大中祥符元年，改賜今額。中更兵火，夷為煨燼。都僧正清立，以醫樂利施一方。所得資，不以厚其藏，而以建大殿，塑三世佛、大菩薩、齊堂、十方佛殿。淳熙二年，其徒復以餘橐創經樓。龔頤正為之記，其略如此。

【方子通《和廣化寺午日府宴致仕諸公》詩：使君瀟灑上賓閑，金地無塵晝敞關。風靜簫聲來世外，日長、仙景在人間。詩成郢客爭揮翰，曲罷吳姬一破顏。此節東南無此會，高名千古映湖山。】

龍興寺，在吳縣西南，梁所置。紹興問，於官倉瓦礫中得房琯所作寺碑，韋夏卿再立者。

【唐金紫光祿大夫、守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清河公房琯《寺碑序》、秘書省校書郎綦毋潛《銘》：厥初，道在人和，上皇取象以濟其略。中古淳薄人散，東周出禮以順其動。後代澆極人妄，西方流化，以復其情。夫動與理違，靜與道遇。詩書之義，尚乎聰明，其終動以乖；乘戒之旨，反乎視聽，其終靜以適。然則無王之作，其未盡歟？如來之道，其無上歟？觀其數乘方駕，愚智各新其業。大慈二貫，胎化咸遂其情。法要揚言，佛性可以懸得。渾宗陰契，菩提可以程至。通天上地下之事，達前生後身之理。曆劫必遇其勝因，累生固成其圓果。輪回拯厄，無物不盡。非釋迦如來，孰能至於此乎？精宮為歸誠之地，比丘是覺後之人。非明王良臣，孰能崇於此乎？此宇宙，我高祖創集之，我烈祖潤色之，則天皇后中微之，孝和皇帝再興之。此龍興寺，則孝和之天下，諸州各建同號，所以慶王業也。雖棟宇已立，而裝持未嚴。開元十七年，天火下焚，僅獲半存。州將皇三從叔無言，聖胤帝緒，稟受自高。發慮存誠，與庶品不類。於彼無度外之物，在我無累己之人。廣不可尋，深難以測。政成化博〔溥〕，身逸俗康。位居藩牧，與天子共理。親則叔父，與人主同家。護社稷深於他臣，視龍興別於餘寺。興言多感，舉意大成。以家率先，施錢數萬。合境僧尼等道會，一體物通，十方同力，來奉佛塔。此州是闔廬故國，太伯始封。習俗尚單，人云〔士〕克讓。聞義風偃，舍財雲集。廠座

戒嚴，長江氣雄。心郎才傑，寺七行虔。外想遺形，苦心堅行。相與戮力，傳街受仗。州主由是發人取材，輦貨購匠，川流咽塞，道路相望。體製諮決於公輸，環巧采奇於眾藝。程式既定，開工齊舉。素無特起，舊有增飾。胤正殿之四〔西〕溜，蔓長糜之南垂。廓開房室，增加廄庫。高開疊起以下覆。三門並建以刷挾。如少蘋之承西嶽，少室之拱維嵩。彩翠虹新，樂臆雲密。爾已就，宛然化成。右驛亭，左城堞。亙望直視，一面齊啟。背倚辟闔，俯朝盈夕散之人；前枕通莊，閱朝京通越之上。地富〔當〕聚落之腹，壯為塔廟之首。標吳中之巨麗，實天下之景福。向若眾生無緣，則佛不出世。象敦何由及此乎？聖把非長，則帝不出震，龍興何以建寺乎？州無賢牧，則蒸庶不化，財力何以得廣乎？百祥畢備，成是寶功。足叮以光揚前烈，孚佑下人也。琯浮客一過，舍舟投體。門駭奇功，心賞直節。輕諸敘事，不甚明暢。銘而頌之，實在能者。詞門：在昔元命，運革唐德。大象有歸，神器載復。天人用慶，玄津扇福。乃命率土，崇之法堂。錫名取類，棟宇以光。善本物持，淨亦神護。發地騰焰，莫知其故。疏綴煙銷，回廊燼去。半落層構，斜通平地。烈烈皇叔，總我古城。象設不覲，風埃咸盈。崩殘不葺，忠孝何並。乃廣其施，誘人助成。英英郡貳，亦既同聲。粲粲僧士，誰非會情。投心霧塞，效信泉傾。舊制俄滿，新規更營。龍跳透檻，虎翼飛甍。與國同劫，配天作程。假詞紹美，籲其以驚。貞元中造，寺僧元壹、神悟、寺主靈俊、上座靈琬、都維那靈（等），經營結構心願廣成。化攝有緣，舍施雲會。取材斬木，驟水奔山。騖途數千，克期以就。戊寅歲，刺史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言，念棟宇修復，原先紀起廢。爰獲舊文，重此刻立。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日建。東海徐知古書，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寧篆額。　楊備詩：高剎長幡敞淨居，方袍圓笠照通渠。龍興舊額加新榜，不見金輪皇帝書。】

瑞光禪院，在吳縣西南，舊普濟院。宣政間，朱勔建浮屠十三級，靖康焚毀。淳熙十三年，寺僧重葺，稍復舊觀。

報恩寺，在長洲縣西北，即吳先主母吳夫人舍宅所建通玄寺基也。支硎山亦有報恩寺。或云錢氏建，移額於此。寺有小院五：曰文殊，曰法華，曰泗州，曰水陸，曰普賢。有塔十一級，兵燼後，有行者金大圓募眾復建。僅能九級，所費計數十萬緡。寺有臥佛，北人多呼為臥佛寺。舊又有不染塵觀音像，高數丈。今復塑者，徒存其名云。

妙湛尼寺，在提舉常平司之東。寺舊有塔，兵燼後，王岐公之孫女慈明大師者，募眾重建。

開元寺，在吳縣西南，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。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缽。兵燼

後，二像猶存，缽亦為一僧藏去得脫，今寺中世寶之。相傳漁人以貯葷茹，缽遂破墾。視其墾處，色采絢爛，非玉非石，不可名狀。

【梁簡《浮海石像銘》：蓋聞軒後之圖，載浮河洛。秦王之壁，更湧滄溟。昭潭之洲，乘清源而西泛；蓬萊之岫，逐安流而南徙。況夫道由慈善，應起靈覺。是以無方之跡，隨機示現；無緣之力，因物成感。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，吳郡婁縣界鬆江之下，號曰滬瀆。此處有居人，以漁者為業。掛此簷綸，無甄小魴。布斯九哉，常待六鰲。遙望海中，若二人像。朝視沉浮，疑諸蜃氣。夕復顯晦，乍若潛火。於是謂為海神，即與巫祝同往祈候。七盤圓鼓，無奏盛唐之歌。百味椒漿，屢上東皇之曲。遂乃風波駭吐，光景晦冥。咸起渡河之悲，竊有覆舟之懼。相顧失色，於斯而返。又有受持黃老，好尚神仙。職地三洞，身帶八景。更竭丹款，復共奉迎。尊像沉軀，沒而不見。經歷旬日，遐邇俱聞。吳縣華裏朱膺清，信士也。獨謂大覺大慈，將宏化跡。乃沐浴清齋，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，乃胡伎數十人，乘船至滬瀆口。頂禮歸依，歌唄讚德。於時微風送棹，淑景浮波。雲舒蓋而未移，浪開花而不噴。雖舟子招招，弗能遠驚。而靈相峨峨，漸來就浦。仰睹神像，嶷然雙泛。非因鵝首，詛假龍橋。豈籍銀連，寧須玉軸。背各有題：一名維衹，一名迦葉。於是時眾踴躍，得未曾有。復懼金羅之姿，非凡所徙。試就提捧，豁爾勝舟。指燕宮而西歸，望葑門而一息。道俗側塞，人祗協慶。膺家住近通元寺，乃孫權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，亦一邦之勝地。胥山之神塔，乃遷像於此寺。武夫數百，咸不能勝。共怪曰：朱膺、帛尼二入之力，而能捧持，不覺為異。今人工甚盛，確乎不移，此必精誠弗能致也。乃復竭心，同時稽顙。然後乃動，至自舟中。故知據並夜飛，實無以異石，不能重有覺憑焉。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。稱彼國眾聖所記云：東方有二石像，及阿育王塔，若能恭往禮覲，滅無量罪，免離三塗。禮已而去。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，臨沙汝靈侯，奉敕更造銅光二枚：其一高九尺，其一高八尺五寸。銅遭丹陽，恥論劉向之術。區選攻金，無俟稽康之鍛。既鐫既𠓛 叟，是磨是銑。曄如光定，湛似日輪。亦當遠照三千，普瞻色像；遙睹十方，俱聞說法。豈止惜命小烏，欣人影中；重罪眾生，還逢愛日而已哉。吳郡僧正慧法師，深修五定，淨持七支。於三寶中，盡力宏護。立摩尼之勝殿，製飛行之寶塔。至於莊嚴妙色，實有厥勞。昔魯聖雲亡，尚追儀於有若；楚臣隕世，亦托似於優旃。放勳之後，更圖長樂之晝；文命之君，不絕稽命之裏。或傳諸往牘，或布在前言。或讚述盈耳，或壽宮虛置。況遠追應身，近現靈跡。不銘不勒，何以稱揚。乃為銘曰：巍巍天像，堂堂最勝。慧日獨園，無生永證。潛此魚鈞，傷茲螺孕。乍動慈舟，時延寶乘。留住待緣，獨有傅應。傅應伊何？寶茲靈像。履水晨遊，淩濤夜上。七眾有憑，九垓知仰。照此真容，開斯俗網。千輪足起，萬字陶書。身橫五分，衣刻三銖。嗟爾末俗，心王所驅。顙浮水沫，命役馳駒。宜宏希向，必盡勤劬。睹相塵滅，板聲惑祛。

湛然神跡，長處全吳。　皮日休《開元寺佛缽詩並序》按釋《法顯傳》云：佛缽本在毗舍離，今在乾陀衛。竟若千百年，當復至西月支國。若千百年，至于闐國。若千百年，當至屈茨國。若干百年，當復來漢地。晉建興二年，二聖像浮海而至滬瀆。僧尼輩取之以歸，今存於開元寺後。建興八年，漁者於滬瀆沙油上獲之，以為臼類，乃葷而用焉。俄有佛像見於外，漁者始以為異，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。乃以缽供之，迄今尚存。余遂觀而為之詠，因寄天隨子。帝青石作綠水姿，［佛律云：此缽帝青玉石也，四天王所獻也。］曾得金人手自持。拘律樹逞齋散後，提羅花下洗來時。乳麋昧斷中天覺，麥麨香消大劫知。從此共君親頂戴，斜風應不等閑吹。　陸龜蒙：空王初受逞神功，四缽須臾現一重。［至今缽緣有四重也。］持次想添香積飯，覆時應帶步羅鍾。光寒好照金毛鹿，響靜堪降白耳龍。從此寶函香襄見，不煩西去詣靈峰。　韋應物《遊開元寺》：夏衣始輕體，遊步愛僧居。果園新雨後，香台照日初。綠陰生晝靜，［一作寂。］孤花表春餘。符竹方為累，形跡一來疏。

李紳《開元寺序》：此寺多太湖石，有峰巒奇狀者。頃年多遊離於此，及大和七年，往來皆不復到寺中，石大半亦無也。詩云：十層花宇真毫相，樓仞峰巒合月扉。攢立寶山中色界，散周香海小輪圍。坐隅咫尺窺岩壑，窗外高低辨翠微。難保爾形終不轉，莫令偷拂六銖衣。

皮日休《早景即事》：客省蕭條柿葉紅，樓台如畫倚霜空。銅池數滴桂上雨，金鐸一聲鬆杪風。鶴靜時來珠像側，鴿馴多在寶幡中。如何塵外虛為契，不得支公此會同。　陸龜蒙：日上罘罳疊影紅，一聲清梵萬緣空。濰徙滿地貝多雪，料峭入樓于闐風。水榭初抽寥泬思，竹窗猶掛夢魂中。靈香散盡憚家接，誰共殷源小品同。［《辨正論》亦有九流：一曰憚家者流。殷浩讀《小品經》，下二百簽，疑義以問支道林。］

皮日休《開（元寺）筍園》：園鑠開聲駭鹿群，滿林鮮籜水犀文。森森競泫林梢雨，蠖蠼爭穿石上雲。並出亦如鵝管合，各生還似犬牙分。折煙束露如相遺，何胤明朝不茹葷。　陸龜蒙：春龍爭地養檀欒，況是雙林雨後看。進出似豪當垤堞，孤生如恨倚闌干。淩虛勢欲齊金刹，折贈光宜照玉盤。更待錦包零落後，粉環高下局煙寒。

皮日休、陸龜蒙《避暑聯句》：煩暑雖難避，僧家自有期。泉甘於馬乳，苔滑似龍犁［日休。］任誕襟全散，臨幽榻旋移。松行將雅拜，篁陣欲交麾［龜蒙］。望塔青髀識，登樓白鴿知。石經森欲動，珠像儼將怡。筒簟臨杉穗，紗巾透雨絲。靜譚蟬噪少，涼步鶴隨遲［日休］。煙重回蕉扇，風輕拂桂帷。對碑吳地說，開卷梵天詞。積水魚梁壞，

殘花病枕欹。懷君瀟灑處，孤夢繞罘罳［龜蒙。］

薛能《題寺閣》：一閣見一郡，亂流仍亂山。未能終日住，尤愛暫時閑。唱棹吳門去，啼林杜宇還。高僧不可羨，西景掩憚關。

方子通《程公辟留客開元飲二首》：盡錦新坊路稍西，興來攜　不僧扉。樽前倒玉清無比，筆下鏗金妙欲飛。藍興直須乘月去，榜歌時聽采菱歸。流傳白雪吳城滿，頓覺炎敲一夕微。

仙老論文小往還，多才令尹獨能攀。攜觴步入千花界，借榻清臨一水間。笑語不驚沙烏去，襟懷猶過野僧閑。城中此地無人愛，坐對西南見好山。】

大慈寺，在長洲縣北。皮陸集云，晉戴顒宅也。至唐司勳陸郎中居之，後以為寺，號北禪院。

【皮日休、陸龜蒙《避暑聯句》：敲蒸何處避？來人戴顒宅。逍遙脫單絞，放曠拋輕策。爬搔林下風，偃仰澗中石。［日休］殘蟬煙外響，野鶴沙中跡。列此失煩襟，瀟然揖憚伯。藤懸疊霜蛻，桂倚支雲錫。［龜蒙］清陰豎毛發，爽氣舒筋脈。逐幽隨竹害，選勝鋪茄席。魚跳亡紫芠，蝶化緣青壁。［日休］心是玉蓮徒，耳為金磬敵。吾宗昔高尚，志在羲皇易。豈獨斷韋編，幾將元鐵梃。［龜蒙］天書既屢降，野抱難。［白適］一入承明廬，盱衡論今昔。流光不容寸，斯道甘枉尺。［日休］既起謝儒玄，亦翻商羽翼。封章帷幄遍，夢寐江湖口。攏落函谷塵，高欹華陽幘。［龜蒙］詔去雲無信，歸來鶴相識。半病奪牛公，全慵捕魚客。少敞光一點，落此芒磔索。［日休］釋子問池塘，門人廢幽賾。堪悲東序寶，忽變西方籍。不見步兵詩，空懷康樂屐［龜蒙。］高名不可效，勝境徒堪惜。墨沼轉疏蕪，玄齋逾闐寂。遲遲不能去，涼颸滿杉柏日休。日下洲島清，煙生必萄碧。俱懷出塵想，共有吟詩癖。終與淨名遊，還來雪山覓龜蒙。　陸龜蒙《同皮日休遊北彈》：連延花蔓映風廊，岸幘披襟列竹房。居士隻今開梵處，先生曾是草玄堂。清樽林下看香印，遠岫窗中掛缽囊。今日有情消未得，故將名理問思光。　皮口休：戚杉陰入草堂，老僧雖見似相忘。吟多幾轉蓮花漏，坐久重焚柏子香。魚慣齋時分淨食，鴿能閑處傍憚床。雪〔雲〕林滿眼空羈滯，欲對彌天卻自傷。　陸龜蒙《寒夜同皮日休訪寂上人》：月樓風殿靜沉沉，披拂霜華訪道林。烏在寒枝棲影動，人依古堞坐憚深。明時尚阻青雲步，半夜猶追白石吟。自是海邊鷗伴侶，不勞金偈更降心。　支日休：院寒青靄正沉沉，霜淺〔棧〕乾鳴入古林。數葉貝書鬆火暗，一聲金磬檜煙深。陶潛兒社

無妨醉，殷浩談經不屈吟，何事欲攀塵外契，除君皆有利名心。】

報恩光孝憚寺，在長洲縣東南，即舊天寧萬壽彈院也。徽宗時以為祝壽道場，後即以為薦嚴之地，改今額。

【蘇子美《寄守堅覺初二僧》：曾攜舊書卷，來宿古憚林。方外求知性，詩中得賞音。爐開山夜靜，門掩寫天陰，杌上一寒硯，燈前三苦吟。韻強顏汗落，句切鬢絲侵。玉就還重琢，河窮更遠尋。冗爭探乳虎，沙獨揀良金。字穩天星轉，篇終海月沉。唱酬同紀錄，得失暗規箴。木鐸不徇路，薰風難和琴。半生誰引手，中道比分襟。分野三河闊，年華二紀深。師方傳祖印，我欲謝朝簪。嶺外煙嵐地，湖邊雲水心。情悰張翰，夢想陸機禽。松下莓苔石，何年重訪臨。】

覺報寺，在府東南，舊名老壽庵，王岐公家香火院也。靖康狄難，此寺賊酋所寓，故不得焚。吳下古名屋，惟此寺耳。

壽寧萬歲院，在長洲縣東南，舊羅漢院也。寺有二塔對峙，俗名雙塔寺。

【紹熙中，提舉徐誼《給常平田記》：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，治平江。自行殿駐臨安，視昔畿內，若節誕彌奉觴稱壽兩宮之庭，時為盛典。先期，環月率其屬，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憚院，建祝聖道場，備極嚴奉。是院肇唐咸通，逮本朝雍熙，創造雙塔。至道初，賜以御書，遂更今額。乾道中，始革律焉。規模比舊增新，四眾歸仰。雲水坌集，為一大叢林。建院之民王氏，舍負郭之田五百八十餘畝。撞鍾擊鼓，食者日倍。帥〔師〕常經營，而懼弗贍。紹熙二年，前太常丞徐公，以新安高第就畀使者節。兩朝所知，德意孚達。期年於此，利興害除。會昆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，沒入於官。一時貴近，相先規取。牒訴旁午，公曉以令甲，皆不應得，命有司召佃如式。而長老德溥，因以千畝為請。公諉有司給之，抑權放勢，平訟息爭。不惟法理適宜，人無加喙。而院之眾，藉是庶幾資以無乏。禱祠之地，報上義深。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，非公其孰能之。德溥屬頤正記本末，於是乎書。公永嘉人。徐誼，字子宜。學有師承，德業宏遠。固將推之朝廷，見之天下與來世，此蓋未足云。三年上元日，具位龔頤正記。】

定慧寺，在萬歲院之西，本子院也。祥符中，改賜今額。

寶積教院，在黃土塔橋之東，舊靈岩山廨院也。

永福尼院，在長洲縣南。

妙嚴尼院，在長洲縣西北。

傳法尼寺，在長洲縣西，舊禪興寺也。

寧國禪尼院，在天慶觀西南。

靈鷲寺，在長洲縣北，舊永光院。

大中祥符尼寺，在長洲縣西北，舊福田寺。

仁王尼院，在長洲縣東南，舊安吳院。

資壽尼院，在長洲縣東南。

天宮禪院，在長洲縣東北，舊武平院。

寶光院，在長洲縣東北婁門。

雍熙寺，在吳縣北，舊法水寺。有方塔，毀於兵燼，至今未能復。

景德寺，在黃牛坊橋東。寺有廢塔，未復。

西竺尼院，在跨街樓後，舊保壽院。

乾元寺，唐有之，今不知所在。據顧況《記》云：晉戴逵宅。皮陸集又以北彈寺為戴宅，則此即今北禪寺矣。

【顧況撰《建乾元寺記》：五蘊、十二人、十八界，此上三科，能包萬法因緣。生為有無，自性為空。空有融一，即中道義。雖石舡渡海，蚊背負山，不為希有事。僧法珣與和合眾法藏等造乾元寺者，晉高士戴逵子顒之宅也。乾元初，節度使鄭叔之奏云：觀察

使李涵、李道昌，皆有力大臣，求無上道，以心無所願無逞，受者實與，雖空不敗，有為有滅。無為有為之體，有為無為之用。無生無滅，無相無為，無名無法。說無言語法，以無言語說。故有相大乘，有觀法門。無相大乘，無觀法門，於法有所得。有相大乘義，於法無所得。無相大乘義，所得無所得。二俱真一乘之義也。為妙因果，譬如種子，依地而生。又如大地，能荷群有。虛空之體，大於天地。天地有盡，虛空無盡。如來主體，大於虛空。光明虛覺，圓寂萬億。故於無住，本建乎諸法。不動真際，恒沙煩惱，莫不斷除。負吞鉤，虎落阱，蛾拂火，此眾生自取其毒。道本平坦，樹本清涼，佛在提摩竭揭國，成等正覺，諸弟子棲乎茂林，藉彼祥草。厥後因時設教，猶著弊衣，行次乞食。及往忉利省，摩耶夫人優填王，鑄金刻木，始用膠漆泥布。佛有像，自此始也。與佛在時，功德無異。於是給孤長者，造祇桓〔洹〕精舍。末田底加，造龍宮精舍。竺乾法蘭，造洛陽白焉寺，佛國〔圖〕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，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，違法師造廬山東林、西林寺，度法師造攝山棲霞寺，杯渡沿〔法〕師造南陵隱靜寺，傅大士造東陽雙林寺，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，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。三十五寺略也。涅槃無前無後，般若無新無舊。法珣上人，重舊德不輕新學。門人清玦，請況於經藏中抄佛心說，永示無極。文曰：倬哉迷盧，宏亙大千。百億日月，藕絲貫穿。蚊背負之，飛登梵天。塵勞為海，般若為船。截生死流，是曰希有。大哉乾元，實則不朽。和眾雲臻，珣為稱首。佛告善來，寶坊崇哉。法雨灑埃，慈雲徘徊。】

南禪寺，唐有之，今不知所在。

【白居易《南憚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》：千佛堂轉輪經藏者，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，蜀沙門清閑、矢謨，吳僧常敬、弘正神益等候功，檀主鄧子成等施財，院僧法弘等蔵事。太和二年秋作，開成元年春成。堂之費，計緡萬。藏與經之費，計緡三千六百。堂之中，上蓋下藏。蓋之間，輪九層，佛幹寵，彩繪金碧以為飾，環蓋懸鏡六十有二。藏八面，面二門，丹漆銅揩以為固，環褂敷座六十有四。藏之內，轉以輪，止以梔，經函二百五十有六，經卷五千五十有八。藏成經具之明年，蘇之緇白徒聚謀曰：今功德如是，誰其屍之？宜請有福智僧，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憚師為之主。宜請初發心人士剛奉郡守白少傅為之記。僉曰：然。遂既來，教行如流，僧至如歸，供施達喊，隨日而集。堂有羨食，路無饑僧。遊者、學者，得以安給。惠利饒益，不可思量。師又日與芻眾升堂，焚香合十，指禮千佛。然後啟藏發函，鳴犍椎唱，伽陀授持，讀諷十二部經。經聲洋洋，充滿虛空。上下遠近，有情識者。法音所及，無不蒙福。法力所攝，鮮不歸心。佻然巽風，一變至道。所得功德，不自覺知。繇是而言，是堂是藏是經之用，信有以表旌覺路包，脂轄法輪也，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，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。亶其然乎！又明年，院

之僧徒。三詣洛都，請予為記。夫記者，不惟紀年月，述作為；亦在乎辨興廢，示勸誡也。我釋迦如來有言，一切佛及一切法，皆從經出。然則法依於經，經依於藏，藏依於堂。若堂壞則藏廢，藏廢則經墜，經墜則法隱，法隱則無上之道，幾乎息矣。嗚呼，凡我國土宰官，支提上首，暨摩摩帝輩，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，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？經有闕必補，藏有隙必葺，堂有壞必支。若然者，真佛弟子得福無量；反是者，非佛弟子得罪如律。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。】